



刘 定 一 著

二·虎·一·七·中·密·北·京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一二·九—七·七

在北京

刘 定 一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一二·九”——“七·七”在北京

刘定一 著

责任编辑 刘小敏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开封市明伦街85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东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毫米 1/32 印张 4.75 字数 80千字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定价: 1.00元

ISBN 7-81018-104-1/K·11

题 记

忆北京，
最忆“一二·九”。
新华门前掀巨浪，
芦沟桥畔忾敌仇。
怎好不回首？

序 言

刘 御

1985年12月，我应邀回到母校北师大参加“一二·九”50周年的纪念活动。同时也参加了由共青团北京市委和北京学联所组织的纪念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我有机会见到了阔别将半个世纪的一些老同学。刘定一同志便是其中的一个。

我与刘定一同志不仅同校，而且同班，而且同是北平左联的盟员。在漫长的岁月中，各自又经历了不同环境的斗争，久别重逢，我们要谈的话自然是很多的。但在当时，我们谈得最多的是“一二·九”。

为了纪念发生在50年前的“一二·九”，北师大特地编印了一本600余页的《一二·九运动与北平师大》。该书的第一部分是十几位老同学所写的回忆录，其中有我写的也有定一同志所写的。

定一同志所写的回忆录不像一般的史料记载，倒很象历史小说，既有人物速写，又有各种

斗争场面的具体描述，既形象又生动，我读了很感兴趣。定一同志对我说，我所写的回忆录篇幅较长，在那本书上刊载出来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说着就把被省略下来的那一部分的打印稿找给我看。

我虽被母校的新同学称为“一二·九老战士”，可是“一二·九”后不久我就转入了地下工作，对于公开性质的学生活动就没有继续参加。因此，定一同志的回忆录曾帮助我了解到许多过去不甚了解的细节，颇受教益。看完之后我便恳切地对定一同志说：“这是宣传‘一二·九’精神的好文章，也是教育青年的好教材，何不在此基础上再下点功夫，把它搞成一个单行本”。在京逗留期间，在我们与老同学的接触当中，一谈到有关“一二·九运动”的某些斗争环节的详情细节，定一同志都认真听取，还象个新闻记者似的插言询问，在笔记本上草草记录。看来他对我的建议好象是准备采纳的。

近接定一同志来函，得知他那本已定名为《“一二·九”——“七·七”在北京》的回忆录已由河南大学出版社接收下来。近期内即可出版，我对此十分高兴。

首先，我为广大的青年读者们高兴，因为你们将得到一份富含营养的精神食粮。

其次，我为定一同志高兴，因为他的书稿将

由案头走向社会，将由他默默无闻的精神劳动变成鼓动人心的物质力量。

如果说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对两年以后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思想方面和干部方面作了必要的准备，那末，也可以说，发生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也是在思想方面和干部方面为一年半以后拉开序幕的抗日救国战争作了必要的准备。这两者不同的是，前一种准备是由少数马克思主义者自发实现的；而后一准备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具体而坚强的领导下努力完成的。

《“一二·九”——“七·七”在北京》，顾名思义，在这本革命回忆录中，读者将会看到从抗日救国的思想运动到抗日救国的军事行动这一革命时期的千百万爱国学生、爱国军民的光辉形象与光辉事迹。今天正致力于四化建设和振兴中华的爱国同胞将从中得到极大的鼓舞。但愿这本书即早问世！

1987年5月昆明

目 录

救国宣言——“一二·九”	(1)
新华门前	(3)
王府井大街	(9)
“一二·一六”小记	(13)
下乡之前	(16)
青云店的一夜	(19)
形势任务座谈会	(24)
“王委员”出丑记	(31)
“联欢晚会”	(37)
“集合”，到保定去	(42)
民先队诞生的会议	(46)
“爱国犯”	(50)
爱国何罪？	(53)
《析“狂犬吠日”》记略	(60)
团结与斗争	(65)
大敌当前	(74)

孤城落日..... (82)

一首难忘的歌..... (88)

《“一二·九”运动史》读后..... (92)

附 录

鲁西北抗战移动剧团片断回忆..... (103)

缅怀杨秀峰老师..... (118)

一个抗日战争年代的春节..... (135)

后 记..... (141)

救国宣言——“一二·九”

国民党南京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在所签订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丧权辱国条约，不断产生着严重的恶果。1935年下半年，北平和北平市区附近，出现了大批日本浪人、毒品贩子、地痞流氓、汉奸特务等各式各样的败类。魑魅魍魉，麇集一起，大肆鼓噪。“华北特殊化”、“防共自治”等呼叫，甚嚣尘上。北平市，日本飞机在天上、坦克在地下，任意耀武扬威。

有一天，标记着太阳旗的军用飞机，在我们师大文学院上空低飞盘旋。那螺旋桨鼓动出震耳欲聋的噪音，骚扰得同学们实在无法上课。给我们讲授《金库诗选》的赵白惠熙（Dr. BOK）教授（一位热爱中国的德国籍女学者）听着那种撕裂肺腑的飞机喧嚣，烦躁难忍。她紧蹙眉头，摆动着苍苍的鬓发，向同学们挥了挥手，然后捧住双颊，闭起眼睛，呆呆地坐在靠背椅上，什么话也未说。但我们不难悟出她的心意：“无论多么美好的诗篇，在如此环境下，是无法欣赏和学习的了，

同学们下课吧！”

面对此情此景，凡是读过法国作家都德所写《最后一课》的人，必定会想到：我们已面临1870年法兰西小学生所处的祖国版图即将易色的境遇了。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大学生，毕竟与19世纪70年代初的法兰西小学生有所不同。极其明显的差别，是在我们中间已经传播着中国共产党的信息了。

赵白惠熙教授向我们示意下课的时候，有人从后侧向我投来一个小纸团。打开一看，纸条上写道：“试看今日之华北，抑是谁家之天下？凡我热血青年，焉能坐视国亡族灭而不顾？让我们立即响应《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的号召，奋起自救吧！”

提起《“八一”宣言》，师大的爱国同学，都是知道的。几天前在阅览室看报，就在报夹子里发现过一份。那是师大地下党的同志放在阅览室的。看了那宣言写着“共产党”、“抗日救国”等字样，不敢公开地阅读，偷偷拿到洗澡堂子，藏在一个单人的浴室里看了个仔细。

看过之后，那心情的激越，无以复加，我不忍把它遗失，当天黑夜，又悄悄地粘贴到宿舍楼院的甬道里了。

1935年12月8日，是星期天。不知是谁，在学校大门的布告牌上，贴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

“何应钦来到了北平！——与日本在华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的那个中国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下榻于新华门内居仁堂。”

当天晚上，北平学联向全市大、中院校的同学发出通知：“明天（12月9日）上午10点前，全市大中学校同学到新华门前集合，向何应钦请愿！”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中央所发表的《“八一”宣言》的指引下，在北平市委的领导下，北平学联会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这场运动由“请愿”开始。在遭到武装军警的残酷镇压下，原来的和平“请愿”转化成为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了。示威游行又遭到更加严重的镇压。但不屈不挠的广大爱国同胞团结斗争，终于掀起了抗日救国的高潮。这就是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二·九”爱国运动。

新 华 门 前

学联会发动爱国请愿的消息，被北平市政府和市警察局探听到了，他们立即下令戒严，关闭了城门，封锁了学校，重要的交通路口还派了成批的武装警察“维持治安”。

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的铁栅栏门，早上7点多钟就被几十个武装警察从外边用铁锁锁住了。我们住校的同学，正在学生会主席陈泽云同志领导下召开动员大会。大门的里里外外，有许多同学和警察打嘴仗。曹国智同学在门外质问：“你们维持治安，为什么不叫我们上学？”张礼同学在里面质问：“你们维持交通秩序，为什么不叫我们出入？”警察只管板着面孔，象是谁的话也没有听见，机械地持枪守住大门，一动也不动。

开罢了会的同学们，列队出发了。大队刚过二门里的影壁墙，守候在大门口的警察就紧张起来。他们端起枪，首先对准门外那一伙同学，冲来闯去地吆喝：“走开，走开！”随即转过枪口，几十把刺刀一齐指向铁栅栏门，那种凶狠劲儿，仿佛要挑死几个人才过瘾。大门里的同学齐压压地围了上来。警察们的刺刀按住栅栏门和铁锁。谁也无可奈何！有的同学气愤不过，向警察砸起砖头、石块来。警察们又把砖石扔到我们队伍里。咒骂，吵嚷……，两下展开了争夺大门的战斗。

带队的陈泽云同学对我们悄悄地嘱咐了几句话。他见我们会意地点点头，便走开了。我们靠门边的同学继续和警察“泡蘑菇”。不大一会儿，门里的同学，除我们几个人以外，全走开了。我们扯着嗓子向门外喊：喂——！同学们：快到新华门去吧，咱们的队伍已经从后操场扒开后门出

发了。

师大文学院后门的斜对门，是市立女二中。女二中也被武装军警封锁了。登上了学校院墙的女二中的同学们，一见我们的请愿队伍，便高兴地鼓起掌向我们呼喊：“师大的大哥、大姐们，快帮我们打开学校大门，我们要同师大的大哥大姐们一块儿到新华门去！”

在女二中同学们的求援声中，师大的请愿大队向前猛冲过来。女二中校门前的几十名军警立即溃退了。女二中的队伍，跟师大文学院的大队汇合在一起前进。

上午9点钟，无数人流在新华门广场汇成了海洋。横的、竖的、大的、小的旗帜，在海洋上翻腾着。标语、传单、漫画……，到处传送。交通停顿了，电车走不动，汽车、人力车开来的又折了回去。人越聚越多，我们来到新华门时，那里已有人树起了“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爱国请愿团”的旗帜。走近一看，原来是曹国智等同学先到了。她们用头巾写上了字，借了别人的手杖，把字举起来。

已经10点钟了，密密麻麻的警察队，在新华门摆着“八字阵”。步枪装上了刺刀，大刀闪着亮光，机关枪支起了脚架。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化装成保安队，骑着摩托车，飞奔而来，冲着群众的队伍，前前后后布了防。每个人都预感到：“暴风雨

快要来临了！”

学联的“交通员”，向学联代表汇报了情况，说城门冲不开，清华、燕京等城外的同学进不了城，他们已经在城外采取了行动，不要再等他们了。这时，我们的陈泽云，中大的董毓华、东大的宋黎，三个人走出了大队，站在群众前面宣布说：“同学们，我们现在就进居仁堂，去见‘何委员长’，转达全市同学们的爱国愿望，请他答复我们抗日救国的要求！”

“好！”鼓掌和欢呼声，在人的海洋上掀起了波涛。

陈泽云、老董、老宋，向新华门走去。

“不准动！”头前的武装警察，霍地用刺刀抵住了他们三个人的胸膛。

原来只留下一道窄缝的新华门，这时也“砰”地关上了。

群众的海洋上，掀起了海啸：

“坚决要求国民政府，答应我们的爱国要求！”

“打倒汉奸卖国贼！”

“……！”

吼声震撼着大地，渐渐地，怒潮滚动了，向着新华门冲去。

陈泽云、老董、老宋站在怒潮的前头。陈泽云紧握全市同学的请愿书，冲着持枪的警察，沉着而坚定地说：“几天之前，有一批冒充‘华北民

众自治会’的所谓代表，到这里向‘何委员长’要求卖国。那时候，新华门的大门敞开着，没有人阻拦，反倒欢迎他们进去。今天，我们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反对卖国的‘华北自治’，维护祖国的统一，反而遭到刀枪的威胁。同胞们，你们是爱国的警察，怎么能把枪口对着自己的兄弟姐妹呢？怎么能忍心看着汉奸出卖我们的祖国，让外国强盗来凌辱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呢？……”这时候，老董和老宋转过身来，向同学们喊道：“亲爱的同学们：我们能够不爱国吗？我们能够甘心作亡国奴吗？”

“不能！”

“誓死不作亡国奴！”

“欢迎爱国警察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欢迎爱国警察，打倒汉奸卖国贼！”

一阵阵的吼声，加上学生们代表的义正辞严的话，警察中有的收回了枪，有的面有愧色，有的无言地后退了几步。

停了一会儿，新华门重新开了一道缝，一个通讯员走出来，把我们的代表领了进去。同时。一个“头面人物”，穿着黑色的狐皮大衣，手里托着呢帽，大摇大摆地走到同学们面前，他的随员，随即搬来一张八仙桌子，摆在他跟前，他爬上去，一板三眼地向我们训起话来。他说：“何委员长”“身体不适”，已经去西山休养了。他说他

是何委员长的代表，名叫侯诚，是遵照“蒋委员长”的“钧谕”与“何委员长”的“指令”，特来向学生们“训话”的。

千万只疑虑的眼睛，炯炯地盯视着他，无数颗激愤的心，暗暗地警告他：“你不要想搞什么鬼！”许多同学低声议论说：“何应钦扣住了咱们的代表，这是阴谋，咱们要揭露他……”同学们一面传述着大家的议论，一面以厌恶的心情听着侯诚继续“训话”。他说：

“青年学生，只有‘读书救国’，勿受‘共匪煽惑’，‘以免扰乱治安’！……”

烈火般的愤怒。再也按捺不住了，不等他把话讲完，吼声又响了起来：

“反对奴化教育，读书不忘救国！”

“誓死不作亡国奴！要求抗日爱国自由！”

“停止一切内战，收复东北失地！”

“……”

这位“何应钦的代表”，在众人的吼声中，直挺挺地站在桌面上，无可奈何地作了示众的材料。

过了一会儿，他狞笑着，抖了抖精神，咳嗽了一声，然后用嘶哑的嗓子向我们挑衅道：“谁在喊‘停止内战’？什么叫‘停止内战’？——‘攘外必先安内’，这是蒋委员长既定的‘国策’。有谁说‘剿匪’是内战的，站出来！”没有人敢说